



画坛大师与“王门三匠”

·石 闻·

从放牛娃、雕花木匠到画坛大师，齐白石走过了一条艰苦、漫长的自学成才的道路；而在他攀登艺术高峰的历程中，他早期的几位师傅对他帮助很大，其中尤以清末曾入过“翰林”，后来当过清史馆馆长的湖南著名学者王湘绮（闾运）为最。在王的弟子中，有三个出身于手艺人的人，后来都很有成就。一个是幼年学过铁匠的张仲庵（登寿），一个是铜匠曾招志，和白石一起，时称“王门三匠”，传为佳话。对此，白石铭记在心，永志不忘，曾有“往事平泉梦一场，师恩深处最难忘”之句。

开始了画生涯

齐白石的真正的画生涯是二十七岁时开始的。在此之前，他虽然刻苦学习，诗文字画均有相当的造诣，但主要还是以雕花木匠为生的。一次，他在酷爱诗画的学者胡自倬家里做客，胡把他介绍给当时的湘潭名士陈作耀，并说，你很有根底，假若愿意读书的话，可拜陈为师。白石担心自己年龄大，家穷，怕学不成。胡自倬说：“你不要担忧，你的画可以卖钱养家。你不是读过三字经吗？‘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奋，读书籍，你今年二十七岁，何不学学苏老泉！’”当下，齐白石就拜胡陈二人为师。他俩商量，为白石起名璜，号颂生，因其家与白石铺相近，别号

“又一个寄禅黄先生”

1894年，齐白石三十二岁时，和友人组织了一个龙山诗社，其中有个叫张仲庵的，年轻时当过铁匠，后发奋读书，很有成就，拜了王湘绮为师。势利人鄙视他出身寒微，都叫他张铁匠。因为都是手艺人出身，一见面很亲热，与白石成了知交。

他们除了论诗谈画外，还学钟鼎文，学治印。一次从长沙来了个篆刻家，慕名求印的人很多。白石也选磨了一块石头，请他给刻个名字。过了几天去问，那人把石头还给他，磨平了再拿来。这块石头光滑平整，他只好拿回去再磨，过几天再问，还是那句话。白石气忿不过，拿起修脚刀，当夜刻了一方。行家看了都很赞赏。从此，白石就发奋学印。黎桂坞有个篆刻名家黎铁安，白石便去请教，黎说：“南



泉钟山楚石有的是，你挑一担回去刻刻磨磨，刻满三四个点心盒，那就刻得好了！”天下无难事，就怕用心人，他俩一起琢磨，刻了磨，磨了刻，弄得满屋都是泥浆，无处插足。白石“三百方印”的第一方“金石癖”就是此时刻的。

1899年，经张仲庵的劝说和引进，白

石带了他的诗字画印拜见王湘绮。王看后说，你画的画，刻的印，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（湘潭著名的书画家高僧）。那时湖南的学者都把能作王门弟子看作最大的光彩。仲庵多次劝白石拜湘绮为师，他怕人说自我标榜，迟迟没有答应。王湘绮很奇怪，觉得白石既不居傲，又不趋奉，反而更加器重他，曾对人说：名人有名人的脾气，我门下有个铜匠曾招志，铁匠张仲庵，还有一个木匠，也是非常好学的，却始终

不肯做我的门生。张仲庵特地将此话告诉白石，他才于次年拜王湘绮为师。当时的清政府内阁中书蔡枚（湘绮内弟）得知此事，看了白石的画后感慨地说：“国有颜子而不知，深以为耻！”

1904年王湘绮约白石、张仲庵游南昌，过九江，游庐山。当时铜匠出身的曾招志正在南昌试验大气

球。在这里，“王门三匠”会了面。七夕那天，王湘绮和三弟子在寓所饮酒赋诗。他首吟两句，三人皆未和上。当晚湘绮将他为白石印章拓本写的序交给了他，上写：“白石草衣，起于造土，画品琴德，俱入名域，尤精刀笔，非知交不妄应。朋座密谈时，有生客至，辄逡巡避去，有高世之志，而恂恂如不能言。”中秋节回家，白石想起南昌联诗，觉得若不多读书，打好根基，实难做诗，哼几句平平仄仄，怎能自称诗人？因将家中书室“借山吟馆”的吟字删去。

“木匠”当了大学教授此后，齐白石更加刻苦读书、作画，并遍游天下，领会祖国锦绣山河的绮丽风光。从四十岁到四十八岁，他五

有人问我：“你读书采用何平、质量属下品，这类书也可采用种方法？”答曰：“糊涂。”取“糊涂”法读之。

“糊涂”读书法，又叫“不求甚解”读书法。这种方法早为陶渊明所倡导。

“人生读书糊涂始，”陶渊明历来主张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”现代的鲁迅，也提倡“不求甚解”的读书方法。

一个人在一生中要读很多书，如果每本书都必“求甚解”，所花费的时间会多得无法估计。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多读书，只有采取“糊涂”的读书方法，对所读之书了解一个大概，才能做到多读、多知。同时，有些书，并非都有用，有的只需浏览一下，大可不必“求甚解”；有些书虽然有用，但水

「糊涂」读书法

陈尚武

糊涂，而是在读书时不搞烦琐考证，不钻牛角尖。对书中的精神实质，一定要研究，而对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可糊涂处之。

“糊涂”读书只是一种读书方法。在这里，我们并不否认或贬低读书要“求甚解”的意义。有些书必须做到“熟读精思”，对书中的精神实质，一定要领会贯通，并要有自己的创见。

我认为，对于那些已“而立”之年，被种种原因耽误了学习机会的人，在既有工作又有家务缠身的情况下，要想多读书，这种“糊涂”读书法是可以效仿的，不知同龄人以为然否？

出五归，先后游历了江西、陕西、北京、两广、江苏，意境大为开阔，改画工笔为大写意。在西安时，当时的陕西巡抚樊山很器重他，要推荐他见慈禧太后，到宫中做官作画。白石坚辞说：“我哪里会作官，我只想凭一双劳动的手养家糊口就满足了。”从北京回到湖南，胡自倬师看了他路过华山时画的《华山图》，大为赞赏，拿了一把团扇，请他作画在上面，并说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第二句你做到了，慢慢再做第一句吧！”十年前，谭延闿曾请白石刻一印章，却有一自称金石家的丁某说了不少坏话，谭竟磨掉请丁另刻。这次回湖南后，谭延闿专门重新请白石补刻了印章，王湘绮也特地请他刻了印章，顿时省城轰动，名声大噪。在西安游大雁塔时，白石曾有“至今人不识阿芝”的诗句，此时乃有“姓名人识鬓成丝”的感叹！

1917年，齐白石定居北京，识陈师曾，相互砥砺，不媚世俗，自创风格，并以“写生我求相，不厌声名到老底”，“胸中山水奇天下，删去临摹手一双”的创新精神，独辟蹊径，创红花墨叶一派，令世人刮目相看，时有南吴（昌硕）北齐之称。1927年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

请白石任教，白石不敢应，经林凤眠校长和友人再三敦请就任，大受学生和同事的欢迎。当时的法籍教师克林多，他到东方后遍历中、日、印及南洋诸国，是头一回见到这样好的画。当时，北洋军阀比前清更加腐败，白石画了两幅鸡，题词：“天下鸡声君听否，长鸣过午快黄昏。佳禽最好三缄口，啼笑诸君日已西。”不久，北洋军

阀垮台，艺专改为艺术学院，白石也正式改为教授头衔。他感慨地说：“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，跟十九年前铁匠张仲庵当了湖南高等学校（湖南大学前身）的教务长，总算是我们手艺人的一种佳话了！”

（题图插图罗宁）

自学成才的名人

大器晚成的人们

宋朝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“发愤为学”，最后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明朝李贽五十四岁才开始立志著书，其名著《焚书》、《藏书》就是在六十四岁和七十三岁时才分别完成的。

著名画家齐白石，青年时代一直做木匠，开始学画时已快三十岁了。

文学名作家茅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不顾身体衰弱，夜以继日地写回忆录，他双腿走不动，两脚踩地象踩棉花。坐不住，就让搬张小桌放在床上，半卧在床上写。开始每天写五百字，后来只能写三百字。正象胡耀邦同志在悼词中说的：茅盾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“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为人民服务的。”

脍炙人口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的作者姚雪垠以“岁老根弥壮，阳骄叶更荫”来努力完成《李自成》后几卷的写作。

汤姆逊发现电子时是四十一岁。

普朗克创立量子力学时已四十二岁。

巴丁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年龄分别为四十岁和四十九岁。

哈恩发现原子裂变和摩尔根提出遗传基因理论时都已年过花甲。

达尔文在六十岁以后撰写不少重要著作。

洪堡德约在七十五岁才开始写他最重要的著作《宇宙》一书。

爱迪生八十一岁时取得了第一千零三十三项专利。

（王 澄）

鲁迅先生非常爱护书籍。他手头常用的书，不论怎样忙，总要先包好封面。他喜欢赠书给人，也常是包好封面再赠。凡是亲身受过他赠书的人们，都对他的包书留有深刻的记忆。例如川岛说：“鲁迅先生每次给我们书时，总是用报纸或别的包书纸包得整整齐齐，棱角角角的。”不知道爱护书籍的人，接到这样的赠书，无形中受到了教育，知道要爱护书籍，懂得爱护书籍的人，就更觉得以后需要象他那样爱护书籍。人们抚摸着那赠送的书籍，都受到一种高尚情操的感染。许钦文回忆道：“鲁迅先生当面送给我翻译的《毁灭》，我看他亲自给我包书，是包得这样整整齐齐的。”

总是慢慢地打开，细心地把纸压平，叠起藏好，以便随时再包书。由于鲁迅先生十分细心，又有一手包书的技术，所以是人家用过的包书纸，一经他手，又都整旧如新。

鲁迅先生的包书技术是他注意学习的结果。鲁迅先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，但他不象旧时代的读书人那样鄙薄劳动人民，他乐意跟“下等人”交朋友，学习他们的一技之长。周启明回忆道：少年时代的鲁迅喜欢“买新书。因为去的回数多了，对于书坊伙计那么细心妥贴地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看熟了，便学得了他们的方法，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，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。”

鲁迅先生不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，而且还学习劳动人民的切实本领，这也正是“鲁迅精神”的一个方面。

鲁迅包书

邓 林

学习十贵十戒
学贵多疑，戒不求甚解；
学贵有恒，戒一曝十寒；
学贵深思，戒浅尝辄止；
学贵选择，戒见异思迁；
学贵专一，戒心猿意马；
学贵虚心，戒自以为是；
学贵诚实，戒不懂装懂；
学贵精细，戒粗心大意；
学贵勤奋，戒懒惰成性；
学贵毅力，戒半途而废。

学习十贵十戒

刊头设计 董凤山

